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何炬学 著

村庄 的 声音

CLIN ZHUANG DE SHENG YIN

中国三峡出版社

◆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主编：严峻 黄济人

村庄的声音

(散文集)

何炬学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的声音/何炬学 著. —北京: 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 10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 1/严峻, 黄济人 主编)

ISBN 7-80099-547-X

I. 村... II. 何...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102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 23 号院 12 号楼 100036)

电话: (010)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a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30 千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99-547-X/I·97 定价: 72.00 元(全 6 册)

本册定价: 12.00 元

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丛书编委会

组 委 会 主 任:谭建祥(重庆市民宗委主任、党组书记)

组委会副主任:罗中福(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

主 编:严 峻(重庆市民宗委副主任)

黄济人(重庆市作协主席)

副 主 编:余德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冉 庄(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陈 川(重庆市作协副主席)

任 华(重庆市民宗委文教处处长)

冉 冉(重庆市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创委会主任)

编 委:谭建祥 罗中福 严 峻 黄济人

余德庄 冉 庄 陈 川 任 华

顾 勇 冉 冉 孙善齐 杨大矛

冉易光 阿 炳 谢再明

族群记忆的文化认同和文学表达

易 光

历史将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置放在双重强势文化的包围与剥蚀之中。一方面,它要参与并彰显大一统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民族性,以与文化全球化作平等的对话和理所当然的坚守。另一方面,主流文化(通常被解读为汉文化)又以强劲之势,引领着一轮又一轮的文化潮流,有意无意淹没着多种声音。在前者,国外的异质文化以纸质出版物、音像制品及生活方式等强势进入任何僻远之地。在后者,传统的主流文化与继起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以其合力吞噬着既有的文化地盘。将文化作为重要对象内容和精神推力的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还得面对都市文化(作为将重庆建设为西部中心城市的一项战略举措)与乡村文化(大量处于中心文化之外的边缘文化)的冲突和抉择。又正因为如此,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重庆市是全国惟一拥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直辖市。这理应成为一种文化优势和文学优势。重庆少数民族作家以一种前瞻的眼光，及时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就在新文化背景下进行创作。随着渝东南少数民族（主要为土家族和苗族）自治区域的划定，认同民族身份，关注民族文化，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化行动。重庆直辖，加快推进着这一历史进程。渝东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秦汉时便已在这块地域置州设县，开始其文明化进程。又因其地处僻远，且土司制度延续宋、元、明、清数百年，文化变迁的过程不仅缓慢而且复杂。地域的、民族的文化以边缘地位、民间形态超稳定延续，成为这一地域文化人集体无意识的重要构成。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的认同既新异而模糊，又与历史存在理所当然的沟通和契合。这种沟通与契合，成就了重庆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文化人格，并强化着其文学创作的自信与坚定。从文化层面看，他们清醒地看到，民族意识的强化与人的素质的提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正在建设和完善的都市文化的调适和补充，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甚至必不可少。都市文化的时尚化和商业化对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已然引起人们的忧思。清理发掘地域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以文学的形式表达和传播，成为重庆少数民族作家参与多元文化对话与建设的历史使命。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重庆文学

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们的出现,不仅是一种族群的张扬,也是一种文学的张扬。吴加敏、苦金、饶昆明、何炬学、任光明、杨见六位作家,并非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早见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及近年的报纸、刊物,一些作品得到好评,在重庆市内外产生了大的反响。他们又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个人专集,是一次文学的郑重亮相。

以创作实践努力探索并达成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品格,是几位作家自觉的文化和文学追求。这集中表现在对这一地域少数民族所共同拥有的历史神话、族裔记忆和共同文化的认同、发掘和利用上。虽然题材体裁不尽相同,艺术风格各有差异,但他们的相当多作品,都具有复苏族群记忆、强化民族意识、复制文化内容、关注民间形式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作为普遍的倡导和评价的标准,但上述特征以整体的、系统的、充分物质化的形态显示出来,既为其他民族文学民族性的强化提供较为有益的经验,又宣示着它应该成为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谋求发展的根基,及已经显示出来的独特优势。

“本土写作”是入选本丛书几位作家的又一共同特色。几位作家出生、成长、生活和创作在乌江腹地这一片少数民族聚居区。他们是纯粹的土著。他们的民族血脉和文化养成的根在这里。他们贴近而且深扎进这里的自然与人文广袤的世界之中,吸收的文化乳汁饱满而丰富。厚积薄发,使他们恒久地自豪和自信着。他们以文学创作回报这块土地的养育,成为一种本份。这是他们惟

一的功利。他们就无须浮躁,不会犹疑。作为回报,这块土地给他们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的依傍。行吟的小说家和诗人们能否永远“眼里常含泪水”?“本土写作”则不仅俯视而且站立在这土地之上,意味着身与心的进入,地域生活的原生态,它们全部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生活性,才可望有更多的保留。作家才可望有对生活更敏锐的触摸和更深刻的把握。因为生活和时代的颤动就在身边。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着启迪的意义。

重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渐成气候。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重庆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他们以各自的创作,形成一种整体的冲击力,成为重庆文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学被一次又一次描绘为走向边缘的时候,他们显示出挑战时尚和凡俗的坚定姿态。他们需要拓展自己的生活视野和艺术视野。他们需要创作更多的厚重之作以证明自己。但他们肯定不会在技术与物欲合击的时代颓败,从而显示出坚守的信心和力量!



目 录

村庄的声音	(1)
春雷	(3)
山歌	(6)
梦呓	(11)
夜响	(15)
木石之音	(19)
唢呐	(22)
勾好每一根田坎	(28)
栽秧	(32)
桐子开花砣打砣	(35)
放扁竹根花	(39)
四月金银花	(43)
大雨落来细雨飘	(46)
轰鸟	(50)
弄熟的土地	(53)

鸡鸣不已	(56)
午时	(60)
阳雀在叫	(63)
太阳从路上走来	(66)
吵闹	(72)
挹谷的村庄	(75)
哭嫁	(81)
风要过去	(86)
赶山	(90)
隐秘的豆荚	(95)
雪是这样下的	(100)
冬闲	(105)
一把好镰刀	(109)
吼	(114)
树木的高度	(117)
村里的铁	(121)
飞翔的奶	(126)
月亮地	(130)
黄昏之前	(135)
虫声鼎沸的村庄	(140)
呼啸的火	(145)
过路的人留在村庄	(150)
脉络	(155)



村庄的声音

序

我来自村庄，我们都来自村庄。也许集镇、城市会最终成为人类的主要居住地。但是，放开来看，那也不过是另一种村庄而已。从宇宙的角度看，地球也仅仅是个村庄。

村庄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地。

所以，我的《村庄的声音》，没有确指某个具体的村庄。但那些声音，却是地地道道村庄的声音。其意趣和氛围虽然主要体现为中国南方，就村庄所承载的意象来说，我认为有某种普遍的东西。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正在消失。集

镇化、城市化正在使人们从精神上放弃对村庄的依赖。要不了多久，狭义的村庄会被现代化的集镇乃至城市取代。传统的村庄只在影像和文字里零星地保存了。

我来自村庄，我觉得有责任将我看到的听到的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回去的时候，才有路标，才不至于陌生。

因此，我做了如此小小的努力。

2004 年 6 月



春 雷

第一滴春雨湿润地皮的前半夜，村庄四周就零星星地响起了蛙的鼓鸣。

初听没有什么关联。蛙的叫声可以数得清东边有几只，西边有几只。过了前半夜，它们的呱叫渐渐产生了某种交流，有了某种联系。睡在床上的人被一声一声呱叫弄得越来越清醒。此时闪电破屋而入，照亮床头、屋角。雷声从西山背后滚上来，炸裂在屋当门前的水田里。地皮子颤动，房屋吱嘎吱嘎的摇晃。年轻人，小孩子们仍然沉睡在自己的梦里，只有当家的人，上了岁数的人，醒在一年最早的蛙声，最早的雷声里。他们知道：新的事情发生了。

屋檐水由滴沥一时间变成股股瓦泉，哗哗奔飞而下，打进旧年石板上的凹凹里，既放肆又沉闷。落地雷一个接

着一个，从看不见的空中砸下来，或远或近，急急忙忙，不由分说。睡梦中的人自有好的睡梦，还是没有惊醒。而醒着的人默默地在雷声的间隙，想那即将开始做的事情。

患了沉疴的老人辗转在床上，闪电从木板壁的缝隙里挤进来，照见了她意志衰颓的脸。

他知道接下来的雷会在哪个地方炸。数十年来，没有他不知道的电闪与雷鸣。他虚弱地等待着。雷炸响一次，沉疴就减轻一些。到后半夜，他居然可以拖出上身来，靠在床头板壁上，看窗外闪电里白而长的雨脚。

蛙鸣之声被雷声雨声鼓舞，从生涩到圆润。一时被雷雨淹没，一时又浮出雷雨之上，范围越来越广，密度越来越大。仿佛它们不是来自地穴，而是来自天空，来自那疾雷之下的每一滴雨。

春夜的声音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激烈，谁也没有料到。

许多东西还沉浸在旧年的干硬、寂寥和阴冷之中。村庄的每户瓦房，不同程度地在闪电的腰刀前颤栗。屋里的阳尘被惨白的闪电击落，飘浮于湿气流走的梁椽斗拱之间。天楼板上堆放着的谷子、包谷，被雷声震醒，开始在自己的内部动作起来。得先机的成了种子，就此可能获得重返田土、再结来生缘的命运。

屋当门伸出去的一堡梯田已被无数的闪电激活。浅水下沉淀板结的田泥，被越来越多的蛙拍打。村庄里的古木在半冷半眠中，一时抽不回老迈的旧梦，任由虬曲怪异

的闪电将它纠缠、推拉。有两个三个亮雷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还是无动于衷。直到某颗雷生气了，炸掉牛栏一角的几块瓦片，古树们才从暴雨中摇晃摇晃身子，打一个哈欠，表示它们树木那一族，其实已经醒来。

地皮子醒来，房屋醒来，树醒来，石头醒来。地下的、天上的都在醒来。睡在床上的当家人、上岁数的人一直醒着，连天楼板上的粮食们都醒了，人又怎么能睡去呢？这是醒着的人的想法。至于年轻后生，读书的孩子，他们到天亮都不知道，昨夜有怎样不寻常的声音来到了村庄。蛙声、雨声、雷声在他们千奇百怪的睡梦里，改头换面，成了梦里那超现实的声响，有的会对他们毫无影响，少部分将契入到心灵中去，成为睡梦里也不能忘却的乡土情结。但这一点，是不被一般人认识的。若干年后，某个熟睡的人，在市镇的半夜里被雷声惊醒，无缘无由，不能再次入睡，其根子，正是若干年前那夜雷雨的曲折作用。

如同村庄里有懈怠的人，村庄的边角之地，会被突如其来的咆啸所懵倒。在彻夜不停的疾雷猛电和喧嚷嚷嚷的蛙鸣暴雨里，有的边角之地会突然垮塌。醒着的人，有专为此担心的。一窝土、一寸地，在他们的心中，如同儿女。哪个硬点，哪个弱点，一清二楚。

还没有任何准备。村庄还没有任何准备。但春夜的雷声毕竟让部分人在半夜醒来。一个村庄，就此将发生新的事情。

山 歌

桐子花从后阳沟开到山坡上去。太阳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桐子花遮住了山坡，遮住了土地。花的山坡其实高过土的山坡，再密的桐花林，也挡不住肥沃的土地上庄稼的生长。包谷、豆子、高粱、向日葵，已经长到了相应的高度。

最先出门的人来到庄稼地里，说不清任何缘由，喉中一阵奇痒，于是从腹肚里吐出一句歌来：桐子开花舍砣打砣啊——。那歌调尖、亮，像是发自地穴，发自一块深不见底的石头缝里的吹箫。他把锄头握在手中，颈脖子扭扯得极细极长，比家里打鸣的公鸡还红。头上的桐子花被这突然的吼唱惊炸了一般，在阳光里呼啸摇曳，乐不可支。包谷、豆子、高粱、向日葵在桐花漏下的阳光里，魔术般地

上长。

这是一年里最早的山歌。仿佛约定俗成一般，自冬雪里妇人女子们坐在火铺上剪笋壳、扎鞋底开始，真正的山歌在村庄里就蛰伏起来了。低眉婉约的绣花歌、扎鞋歌，来自女人们的浅吟低唱，成为村庄里深沉铺展的一部分，绝不可能像真正的山歌那样，高出于庄稼和村庄的上空，向空蒙虚远的地方送去村庄的声明与诉求。要到春天真正的到来之后，尤其是桐花灿烂地云朵般遮没山坡上所有的土地之后，山歌方才重新生长，从庄稼地里一唱冲天。

不是谁都有权力唱开今年的山歌。歌师傅在村子里比比皆是。那年高德劭的老者，依然字正腔圆。也许一年的山歌，他就唱那么第一句，但一年的沉静里，他的喉头，他的肺气，他的震吼，他的拖腔，仍然洪亮悠长，像一把时时开齿上油的镰刀，一挥出来，都闪电样雪亮惊人。这最早来到山坡的人，他有权力选择这个阳光明丽的早晨，唱开今年山歌的第一句。

第一句唱完，第二句开始，山坡上所有的桐花树下，像是早已埋伏了无数的人群，和声同时在第二句开始了。满山满坡，突然响起的应和声拔地而起，直上云霄。林子里飞出锦鸡、松鸡，太阳下，闪着彩色的光芒。更多的鸟儿从桐花的山坡上飞起又飞回。它们熟悉这一年里最盛大歌会的开始，它们以飞翔、鸣叫，掺和到人的歌唱之